

张巨当众羞辱苏月,苏月无奈离婚

11

情感故事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故事结局完美,但过程曲折跌宕,留给读者诸多启示。

[上期回顾]

张巨为了能早日和叶小茹在一起,开始用暴力逼迫苏月离婚,但苏月不答应,她嫁给张巨,就是为了逃避弟弟的毒打。

凌武到苏月的新单位找她玩,发现苏月辞职了。他又找到苏月家,发现苏月被打了。凌武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回到家里的,他的眼前不断闪现苏月的脸,与其说是那张脸上明显的伤痕刺痛着他,倒不如说是那双眼睛里的平静让他更加心痛,那是一种不惊不怒逆来顺受的忍让和屈从,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公司里的同事都以为苏月是没有结婚的,她绝口不提自己的事,原因只有也只能有一个,她非但不幸福简直就是不幸的。

凌武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凌威,这倒出乎凌威的意料,他的第一反应是那个叫苏亮的小男孩——她弟弟干的。所以凌威没有出声。凌威接着又说:我去她家看她,她满脸是伤,她说是摔的,我猜,是被她丈夫打的。

这一刻凌威一下子想起第一次送苏月回家的那天。他看着苏月进了单元门,就在他掉转头准备离开时,竟意外地发现苏月又从单元门里一步步走出来。他完全是下意识打开车门,苏月重又坐回到车上,就是这时候,他看到她满脸的泪。她说:我不能这样回家,我妈会担心的,我能在你的车里待一会儿吗?就一会儿。他带着她在路上兜了一圈,可她的泪越流越凶,她不想让他看到,她的脸就一直冲着窗外。最后,凌威带她去了一间茶坊。他们在包厢里待了好一会儿,直到她慢慢平静。也是这时候他才知道,不断打传呼打电话给她的是她的丈夫,可是,当她到家时,因为比他规定的时间晚了几分钟(他要求她十五分钟内出现在他面前),他已经把房门反锁了。从她简单的描述里,凌威推断这不是第一次。

张巨和小茹约好一起吃午饭。小茹看来有些忧心忡忡。张巨,我越来越觉得春节一起回家不是个明智的举动,你还当着他们的面说要娶我,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父母八月份也可能七月中旬就要来,说是来为我筹办婚礼,这可怎么办?

张巨沉默了。他们一来可就什么都包不住了。张巨算一算,现在已经是六月,自己最多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他暗下决心,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摆平。

张巨下了班按惯例给小茹打过电话后就匆匆往家赶。他现在天天回家。打开房门并不意外地看到苏月的父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苏月侧卧在另一个两座的沙发上,腿蜷着。她睡着了。张巨知道,昨天折腾到半夜,她一定是一夜没睡。苏月卧着的姿势很别扭。张巨这会儿有点担心。昨天晚上他手中拿着拖把杆原只想敲在苏月背上,并不想用多大力,可她躲了一下,于是这一下就打在了右肋上,可能是疼得狠了,她当时就跪在地板上,而且喘不上气的样子。张巨可不想给她弄个几级伤残出来,最好连轻微伤都不要有,他只想让她皮肉受些苦,让她自己提出走人。

你别拦着我,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要把月月打成这样?这是苏月爸爸。张巨暗暗一笑。就怕你们不问呢。张巨从卫生间出来时手上拿着那只铝塑板,他把它放在茶几上。

爸,妈,他很恭敬地开口,二老知道,我妈守寡多年拉扯大我们姐弟几个,所以,选择对象时,我的条件就是孝顺、忠贞和善良,当初选择苏月就是因为听说她对父母很孝顺,所以我娶了她,新婚之夜发现她早就被人睡过了我也没介意,我甚至想,早点有个孩子,这个家就稳定了齐全了。结果怎么样?张巨抓起桌上的铝塑板,高举在手里,结果苏月一直背着我吃避孕药!他激动地把手中的东西重重扔下,这还不算,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她背着我和别的男人约会,还欺骗

我说是和女同学一起吃饭,这还不算,春节我不在家,有邻居发现半夜三更有人从我家走出来,我外出学习三个月,也有男人很晚了送她回来,张巨点着自己的胸口,我算什么?我还是不是她法定的丈夫?就这样,我打了她,我承认我打了她,可就这样她还是不说实话!张巨恨恨地把头低下又抬起来,你们二老今天来了我就把话挑明了,这样的老婆我不要也罢!

苏月的父母听得目瞪口呆。苏月惊醒过来,张巨说的那些她一字不落全听在耳朵里,听到张巨说“新婚之夜发现她早就被人睡过”,苏月绝望地闭上眼睛。苏月妈妈来到苏月面前,她弯下腰想要拉苏月起来:月月,张巨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说呀!妈妈一直觉得你是最乖的孩子,怎么会……你做了什么傻事呀……苏月在妈妈手中被晃动着,头发无助而孤单地荡来荡去,她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她有一种被剥光的巨大的耻辱感,眼泪从眼角涌出来,一颗颗落下,她看到张巨眼睛深处有一丝得意,她轻轻地说:让我死了吧。她只够力气说这句话,她昏过去了。

苏月回家了。这个家是指她以前住过的家。她父母的家。和张巨的离婚手续很快就办好了。由于是协议离婚,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张巨很大度:苏月,有些电器还有摆设还有其他一些你买的東西我就留下了,给你也没什么用,你父母那儿也摆不下,我折成钱给你好了。

苏月只拿走自己的衣服。正是下午下班时间,出门时楼道里每扇门后都有着隐隐绰绰的眼神,苏月知道,这些人一定在对她这个不检点的女人指指点点。苏月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张巨的妈妈早把儿子离婚的事张扬得众人皆知,苏月从别人看她的眼神里可以知道人家在心里该是怎样杜撰和猜测她的所谓故事。她听到

几个老太太在她走过后啧啧叹息,看起来挺乖的一个孩子嘛,怎么……

苏家夫妻在人前不再逗留,他们的脚步比以前匆忙了许多。苏月爸爸变得不爱说话,苏月妈妈在家掉泪。苏月回家三天后小亮才知道。苏月正在看报上的招聘启事,她总要找一份工作。楼道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很快停在了门前。苏月的心本能地颤了一下。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有些惊悚地看着门。她知道,是小亮回来了。

小亮很平静地走进来,他看看桌上苏月用的那些化妆品,拿着玻璃瓶的右手只一扫,所有的东西争先恐后地往地上掉。再一挥手,小衣柜上的穿衣镜应声而碎,小亮像是完全看不到苏月的存在。苏月惊叫着想要从小亮身边跑过去,她想要去客厅,她想打120,小亮的血流得太可怕了。她没能跑出去,小亮伸出那只学淋淋的手来拦住了她,抓住了她。小亮的表情恶狠狠的,他的手像是抠进她的脖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个人要你呢?

……苏月爸爸妈妈回来时,小亮已经不知去向,苏月倒在客厅的地板上。房间墙壁上到处是血迹,呈喷射状的血迹看上去还是鲜润的。找到小亮的时候,他已经都包扎好了。小亮低头坐着,他已经完全清醒。从医院出来,小亮一声不响地跟在爸爸身后,快到楼门口时,苏亮站住了:爸。爸爸站住了但并不回头,只恨恨地说了一声:别叫我爸,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小亮站在原地,掉头走了。几天没回家的小亮叫人传话给家里:这个家有我没我有我没她。

苏月的伤好些了,她起身收拾东西,爸爸拦住她。妈妈在一边抹眼泪。苏月只带了些简单的衣物,她看着爸爸妈妈:我出去住吧,否则这个家永远没有安宁。

出租车爆炸背后藏着天大的黑幕

8

官场小说



丁邦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局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上期回顾]

距离党代会只有八个月了,突然又有一批匿名信告发廖志国,而其中很多言论与胡春来的反廖言论相似。为了解决胡春来,黄一平找到赵瑞星,很快赵瑞星就帮他摆平了。

常委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胡春来调政协任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是正处级,名义上提拔了,实质上从此赋闲等待退休,等于提前结束了政治生命。教育局长一职,自然选了廖志国提名的阳城中学校长。而他在原来的校长职务之外,还兼任了校党委书记。经赵瑞星一番操作,竟然同时提拔了两个人——一位是教育局政治部主任,一位是阳城师范副校长,后两者一个是赵氏中学同班好友,一个是其弟弟曾经的班主任。至于空缺出来的教育局政治部主任、师范学校副校长两个副处级职务,赵瑞星又都安插了自己的关系人,或是从中得到了若干好处。

早晨上班,桌子上摆报纸、简报之类,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儿。通过阅读这些东西了解情况、掌握动态,是市委秘书的必修课。黄一平习惯于先看内部简报,后看那些公开发行的日报、晚报、都市报。市府办主编的《信息简报》上,一则简讯吸引了黄一平的注意:昨天深夜十一时,市郊国道与省道交界北侧200米处,突发一起汽车自燃事故,一辆海北县牌号为623的出租车当场爆燃,烧得面目全非,烧死二人,伤一人。

看到这则消息,黄一平忽然想起三四个月前,他和组织部长贾大雄赴海北处置检察长选举事宜,听说的出租车司机群体罢工事件。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正思量间,手机响了,是汪若虹表弟的声音:“姐夫,我曾经说过吧,海北出租车的事情不解决,迟早会出大事!你看,现在出事了吧?”

电话那边声音很嘈杂。黄一平问:“你在哪里打电话?怎么这么吵?”“我们在县委门口罢工,这里几个大门全被出租车堵死了。”表弟说。很显然,他作为海北县城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罢工者之一。

“那你还给我打电话?”黄一平

立即警觉,且神经质地赶紧关上办公室门。“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他们不知道我在和谁讲话。”表弟说罢,匆匆挂了电话。

事实上,有关出租汽车质量的问题,黄一平没少听表弟说过。过去好多年,海北城乡的出租汽车,品牌、型号很杂,面包车、轿车兼有,外观五颜六色,噪音、尾气污染也很严重。三年前,为了创建省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县委县政府要求强制淘汰、更新这些出租车,累计大概400辆左右。新的出租汽车,按照节能、环保、美观的标准,由县交通局统一采购并设计、装饰,用的是某国产品牌,全套手续办妥大约17万元一辆。根据当初交通局领导的许诺,这批车本来说好是进口发动机,品牌空调、音响。结果,等到办好手续拿到车,有懂行的司机才发现,发动机变成了完全国产的,空调、音响等也是来路不明的杂牌货。为此,有的司机认命,有的司机则不服上访。一年多前,因为少数车辆出现发动机漏油,声音很大,县里为了息事宁人,责令县交通局从有关专项收费中拿出一千万元,每车补贴两万多元。昨夜的这个自燃事故,却将事态推向了高潮。

不一会儿,廖志国的脚步声从电梯口传来。黄一平马上起身迎了出去。“怎么样,北边情况如何?”廖志国情绪很好。很显然,他也知道了海北的事情。黄一平赶紧把刚刚掌握的情况择要说了。“难道真是少数司机寻衅滋事?难道只是一次普通的汽车自燃事件?这背后难道只是正常的产品质量问题?唔?”廖志国盯着黄一平,连发几个问号。

黄一平岂能不明白书记问号背后的深意,马上将平时掌握的相关信息,包括表弟陆续提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廖志国。黄一平说:“按照于树奎的脾气秉性,此事一定

有相当的难言之隐,他才会如此隐忍与遮掩。以此推断,若是真有幕后黑洞,估计不仅与县里领导有直接关系,说不定还会牵扯到上层。否则,一年多前,县里何以会责令交通局拿出一千万来补偿?”“继续说!”廖志国看黄一平欲言又止,鼓励道。

“过去这件事一直被海北方面捂着盖着,市里也不好直接插手过问。现在既然已经酿成重大伤亡事件,事发地又在市区,那就由不得他们了。不过,这件事的背景到底有多深现在还不清楚,万一要是查出的黑洞太大,弄得不可收拾了,就很难办。何况,离党代会还有半年多时间,保持基本面的稳定应当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黄一平说。

“查!一定要查!于树奎现在相当嚣张,不收拾到位了势必影响党代会的顺利召开,影响阳城大局的稳定。你刚才说的那个幕后黑洞,倒是值得关注。唉,两难啊!”廖志国叹息道。沉默了一会儿,黄一平揣摩廖志国确实是陷入了两难,这才和盘端出刚刚想到的一条妙计,当即博得书记的喝彩:“好!就这样办!一切由你全权负责。你办事,我放心。”

按照黄一平的计策,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这个调查组的诡异之处在于,表面上看是以处理汽车自燃事故的名义,成员却不单纯是公安交警、汽车质量检测专家,而是抽调了市委纪委审理室、检察院反贪局、公安局经侦支队的精干办案人员;主管者也不是公安、交通、安监这类职能部门,而是纪检委与政法委共同负责,且由政法委书记朱玉、纪检委书记何长来、副秘书长黄一平组成了临时领导班子,具体事务则由黄一平统管。

很快,调查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发生自燃事故的汽车,是由于发动机漏油所致。经查,海北县购置的这批汽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均

有程度不同的漏油现象。包括这起自燃事件,同批车辆已经发生过五六次火险,其余所幸发现、扑救及时,才未酿成大祸。经销这批汽车的企业,是在N省城注册登记的东方贸易公司。调查人员上门了解情况,遭到拒绝,且对方态度相当傲慢。无奈,只好折返回来,从当初经办的海北县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处入手。

任潮涌进了办案点,起初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等到朱玉、何长来两位市委常委露了面,这才感到来头不小,于是悉数交代经办情形:三年前,县委县政府领导提出更换出租车,任潮涌时任局长助理,奉命协助局长吴少红主办此事。当时,不少出租车老总向司机提出,应当由各个公司及车主自行选择车型。而按照吴少红和任潮涌的想法,即便统一车型也应实行招标采购,允许多家供应商参与竞争。可是,县领导找到吴少红,交代必须购买东方公司的车辆,且不得在价格方面过于计较。同时据说领导还再三叮嘱,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至于是怎样的政治任务,吴少红未吐一字。于是,任潮涌受吴少红委托,前去东方公司谈判,甚至连车都没有认真看,就匆匆签订了合同。事后,东方公司给任潮涌的银行卡上打了两百万元现金,说是回扣。他拒绝未果,马上报告了吴少红,并按后者吩咐,将其中一百万分给了几家出租车老总,另外一百万作了内部处理。任潮涌办成了这件事,很快就被提拔为交通局副局长,是县委书记于树奎亲自找他谈的话。

而一百万用作“内部处理”的具体情况,办案人员没有问,只是令他写出一份名单,单独交给了黄一平。看了任潮涌列出的名单,黄一平心里一惊,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向廖书记作了汇报,随后放进了专用保险箱。